

琴台密談

潘國森

《論語·季氏》：「不學詩，無以言。」這是孔子專門吩咐獨生子孔鯉的自學功課。

前文談及自二零零六年香港中學會考國文科不再考核範文以來，有約十年是老師無法逼學生多背古詩文，因為背書再無考試價值。結果是十年間學生中文水平大幅滑坡！我們可以假設整個「九零後」年齡層的香港小朋友，都是沒有怎麼背古詩文的一代！因為一九九零年出生的港娃，正好在二零零六年之後中學畢業；而一九九九年生的，則大有可能趕上不用考範文的中學文憑試。深而且闊的世代鴻溝由是靜悄悄的挖成。「九零後」還會跟「千禧後」的學弟學妹沒有共同的集體回憶！因為千禧後又要重拾父母當年學過的範文。當然，九零後之中或許有個別少數外，還會達到季羨林大師定的標準，背了五十篇古文和二百首詩。

上兩回談了不考範文的結果是中國語文的水平下滑，還有影響到國家民族認同和個人道德操守。今回再談談人際溝通。

二零一三年，即是「非法佔中」的前一年，小學教員林慧思在旺角鬧市涉嫌阻差辦公及辱警（不過香港現時沒有獨立的「辱警罪」），全港嘩然。後來她不單止沒有受到任何紀律處分，還得到辦學團體的最高層傳教士大力包庇，此公甚至指揮信眾用粗口罵在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後來，傳教士反口說只是「講笑」，然後林慧思亦得到整個反對派的全力支持，當中不少留英留美的「名嘴名筆」大談歐美「先進國家」對「粗口」的包容。不過，廣府粗口「幹你娘」（此為意譯而非原本用詞）的攻

滿嘴髒話不學詩

擊力和挑釁強度，從來都遠遠大過國罵「他媽的」，這是香港社會近數十年來的不成文社會規範。筆者當年就有「一葉知秋」的擔憂，曾撰文討論，少不免惹怒了一些盲目追隨香港反政府勢力的暴民。

小學教員肆無忌憚地用廣府髒話侮辱公職人員，不單止校方「屁也不敢放一個」，還成為反對派中人吹捧的「義人」，後遺症是追隨反對派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校園內依樣畫葫蘆侮辱任何人，包括拒被裏脅的同學，或是不肯聽命的師長。「非法佔中」和「旺角暴動」之後，各大學一屆又一屆的學生會會長陸陸續續發狂，粗口橫飛，他們極多屬少讀古文的「九零後」港娃！此輩還有一個藉口，經常指責異見者的講話「比粗口更難聽」，於是找到自己罵髒話的理據！

學生會之外，還有選美冠軍。我們都知道，選美會在歐美發源地從來都被譏為「人肉市場」，但是香港過去的傳統仍然標榜什麼「美貌與智慧」、「親善大使」等等美言。選美本是電視台的娛樂節目，但是過去香港人普遍都接受和承認她們代表香港的身份。但是近年個別「九零後」選美冠軍竟然如林慧思那樣滿嘴都是髒話與淫詞，表現得像個佻俗無禮的悍婦，香港整體形象之受損，於此多添一惡。

有一位數十年相交的朋友，見我對選美冠軍的髒話淫詞甚為不滿，笑說我「迂腐」。剛好他也是個教士，難道林慧思、高層傳教士、學生會偽冒學生代表和選美冠軍加入粗口大合唱之後，連他的道德標準也更新了？

不學詩，無以言。九零後不讀古文與九零後爆粗如唱歌，二者之間的關係恐怕不容易確認或否認呢！

思旋天地

思旋

人道是「春華秋實」，但是今年的秋天並不是收成的好季節。事關最近世界各地都出現天災人禍不幸事件，令人忐忑不安，十分難過。就金融市場而言，由於美元匯價不斷高企，影響所及，特別是新興市場的匯價都受到相當衝擊，岌岌可危，幾乎成金融危機。而各地股市甚至是強如美股也出現了高處不勝寒的例子，各地股市更是幾乎日日下跌。就香港而言，受A股下調的影響，執筆之時，兩日恒指跌近千點，恒生指數跌穿27,000點，創逾一年之新低點。好友大叫救命，當然淡友連番出擊，大勝一場。最大跌幅之騰訊，以及科網股、澳門賭業股等，是股市下調的重災區，正所謂起得快，跌得更快。

然而，有危必有機。很多在投機市場溫食的人，膽識過人，認為有跌得如此急促的股市，一定有反彈的機會。所以，上周五在香港市場及滬深股市中隱約可看到有些「敢死隊」偷偷入市博反彈。美國計劃加徵關稅，將公佈實施細則，很多人認為美方將不會全部實行，而是分批分段而行之。如此一來，前景稍有明朗，股市或會借勢反彈。不過切勿開心，這反彈也是短暫的。長遠而言，股市仍是暗淡，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投資者必須謹慎從事，不要死牛一面頸看好，應實事求是，看清前景為要。

上述所言，看來是人禍搞鬼所致。另一方面，令人難過的是天災。最近，世界各地都有出現酷熱、暴雨、颱風等等天災，令人感嘆「世界無處是樂土」。八、九月份，日本出現重大天災事件，每次所發生的重災區都是哀鴻遍野，就最近之「飛燕」颱風襲日本，接踵而來有6.7級大地震襲北海道。山泥傾瀉，壓倒民居，專家更警告或將有接連餘震。颱風及地震殃及的地方例如奈

人間有情

良、京都、北海道等地都是旅遊名勝景點，是港人十分喜愛遊玩的地方。

其實，接連天災，日本所受的不僅是地方上的破壞，也是經濟方面的重創，日本人及遊客慘遭天災蹂躪，感到惋惜難過。有香港旅客親歷其劫，狼狽得很。想到一句話「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朝難」，香港旅客會感到還是回到香港最好了。

思旋從電子媒體上看到一段令人感動的新聞，當大阪發生災害，關西機場封閉，橋樑被破壞，交通停頓了，被困的數千遊客在機場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我國駐大阪領事館有負責有擔當的工作人員，馬上召集起來，前往支援港澳台同胞。此令中國人感到國家的偉大，而港澳同胞及台灣同胞同樣感到做一個中國人的驕傲。在台灣媒體上，出現對中國內地關心國民的人間有情和道義十分點讚。

相反，同時間有台灣旅客致電台灣駐當地辦事處人員求助，得到的答覆是支吾以對，不置可否。相比之下，台股對內地祖國官員行為更為之感動。



■日本遭遇強颱風，巨浪拍打海岸。新華社

萃袖乾坤

余似心

世界人口愈來愈多，但人的心靈仿似愈來愈空虛。在繁盛都會華燈璀璨之下，眾多角落中卻有無數孤單的人，找不着傾吐的對象，甚至掏不出想說的話！

一位單身已退休的中年人，自母親逝世後便獨自生活，耐不了寂寞大男人養頭小狗相伴。最近身體不佳常入住醫院，為免小狗乏照顧只得送人，於是在家裡再度孤獨。社會模式改變，獨自生活的人似乎愈來愈多。身體健康，性格開朗積極者會感到更自由。最令人憂慮的是那些受了挫折走不出陰霾；放棄自己；自卑心過重；思想極端；患上抑鬱的人。

公立醫院女醫生穆琳在她的著作《病床上的選擇權》中就描述，親眼見過一個死於家中的失業年輕男子，滿口牙齒脫落皮包骨。他父剛逝，母成植物人，妹患癌，獨自一人生活，被發現時也不知死去多久。穆琳猶豫在他的死亡證上應寫什麼死因？「……營養不良？或是心碎？一個出現在二十一世紀

不要孤單

大城市的疾病？」

不單止香港，「孤獨死」在日本的情況更嚴重。這些獨居者相同之處是臨終前很少和外界聯繫的，在家裡死亡之後往往過了一段時間才被發現，大多家居髒亂不堪，明顯是在生時經已放棄了自己。

每位獨居者都有自己的原因和故事，雖然活得自由自在還是消沉喪志都可以自行選擇，但相信沒有人喜歡孤單，有些處境是無奈的。如果發覺身邊有朋友收藏起自己，請多點關心他們，一個邀約，可能便是一道透進他們家裡和心靈的陽光和希望。

以前不婚的女子會合住姑婆屋互相照顧。現代香港的年輕人好些因為居住負擔太重，又希望擁有個人的居住地方，會租共享屋（Co-Living）單位，設施較劃房好，有私人空間，也可在共用的廚房和休憩地方結識到朋友，這較獨居來得好，不同年紀的都可以考慮。相信這種共居模式在現代社會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並愈來愈普及。

百家廊

耿艷菊

雨水豐沛，老柿樹下和往年一樣熱鬧。各種各樣叫得出名字叫不出名字的小草小花圍繞着老柿樹根部密密生長。有一株長勢猛烈，葉片碧青稠密，出去幾天，再回來突然見它變成了一蓬，竄到了一米多高，着實吃驚。碧青的葉片下且開着細細碎碎的小白花。

又過了幾天，從它旁邊經過，竟又發現了新奇。細碎的小白花變成了一嘟嚕或青色或深紫色的小小珠子。那一刻，我猛然認出這些珠子來，是一種我們小時候叫天米的野漿果。深紫色的，已可吃，甜甜的，有葡萄的味道，因為微小，又比葡萄有趣好玩。

二十多年前，大人們在田裡拔花生收大豆時，我們小孩子成群結隊就在田間地頭溝渠邊尋找這種天米漿果吃。有時候，大人們幹活時發現一株天米，也一定會為孩子們留着，讓它好好生長。雖然於花生大豆來說，它不過是妨礙成長的草。甚至，等這些莊稼收穫在家的時候，空曠的田裡仍會搖曳着幾株青青的天米。大人們笑瞇瞇，孩子們眼巴巴，等待天米的果實由青珠子變為深紫的珠子。只有深紫的才甜，青的是沒法吃的，又澀又苦。

這樣的等待，孩子的心裡總是焦急的。看起來像天米的成長，如今想起少時往事，竟也是如此焦急心情。猶記得一個雨天，我站在大門口看見鄰家姐姐拎着大包小包要去外面的世界闖天下，羨慕得很。我悵悵地望着她們開心的背影，見父親出來，問他我何時才能去外面？父親似乎有些生氣，沉聲道，你現在的任務是好好上

學，等你十八歲再說。

如此着急成長，原以為的漫長，後來才知道光陰也只是在恍惚間，我們已亭亭了一些，帶回去給孩子吃，孩子並不喜歡那味道，卻對我小時候在鄉村田野的童年舊事感興趣。我給他講尋找天米香姑娘的趣事時，驀然發現我們小時候也是這樣，纏着父母講他們小時候好玩的事情，一轉眼，我也成了講故事的父母。時光無聲無息，卻點點催人老。

光陰公正，草木茂盛。舊時歲月在記憶裡流轉模糊，而天米和金姑娘依舊在田野裡清寧靜好，不問世事變幻浮沉，年年花落花開，默默把果實呈給人間，默默堅守於素樸的泥土。

人非草木，命運和機緣總是靜中有動，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若草木安於現實，因此，草木猶在故鄉安謐靜美，我們卻漸漸遠離了泥土鄉野和質樸家園，散落天涯。

少時我們家所在的那個鄉村胡同是很熱鬧的，夥伴們嬉戲打鬧，又總是到處去各家串門玩耍，從不拘束，真誠爽直，嘻嘻哈哈，甚是快樂。想來那時真是民風淳樸，愛憎簡單分明。然而，等我們長大，慢慢就不同了，我們嚮往外面的世界，還有城市的繁華和氣勢。我們那一代長大的鄉下孩子很少有人固守泥土，守着田野小

完善稅制才是治本

小臻

納稅這詞近期在內地是個非常熱門的詞彙，首先出現明星藝人逃稅問題，然後是國家開始實行新的徵稅制度，筆者無意討論如何徵稅合理，因為不是生活在內地，也不是在內地有生意或打工，只想講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都會隨着其發展出現改變修正，從而達到完善是一個很正常的事。老實說內地目前的退休福利那麼好，雖然有交社保，但與其取回的退休金比還是差很多，付出比回收少。內地退休年齡又早，如果長此下去退休金的支付很龐大，對國家來講是一種壓力，如果不徵稅何來錢養人？看看福利好的國家都高稅率的。

之前也講過國家將土地分給農民耕種使用，他們改變用途賣地賺錢卻不用付稅，當金錢花光是否需要國家供養照顧？這是必須正視的問題。

如今要求工商業文化產業方面要徵稅是合理的，只要有合理制度所依，未發展出完善制度期間有人逃稅避稅很普遍，人性是自私的，錢放在自己口袋最安心，因此爆出內地明星逃稅香港人不驚訝；外國及香港的明星也會合法避稅。內地可能未有詳盡的稅制，自然就有空子可鑽，重要是當政府有了明確制度後你仍故意做就要處理，其實也不需要坐牢，浪費政府金錢。香港是欠稅要罰款兼不能離境，你必須乖乖地交了。預計幫人報稅的會計師未來會生意興隆，內地需求很大。

近日網上看到，因央視主持人崔永元5月爆出娛樂圈「陰陽合同」的潛規則後，首位捲入逃稅風波的人氣女星范冰冰已經久未露面。傳出「范冰冰人被關在牢裡，恐怕是『回不來了』，各路明星藝人都在忙10月份前補以前的稅」，一切都是當傳聞看，未必可信。當然也向行內人打聽了一些事情因由，爆料者被某大導演傷害完更以高傲的態度對待而激怒，忍不住報復。行內人都支持崔先生，但連帶出的問題又牽涉太多人令問題複雜。不過事件正好製造了個撥亂反正的契機。

如果國家稅務總局給大家一個補過的機會也是很好的做法，說實在娛樂圈很多時候為了門面好看也存在「講一套做一套」的事，紅的片酬可能由多報少，新人的片酬可以由少報多，是整個演藝圈都存在的現象，經商也會為了應付市場價格數字，媒體報道好看，有水分是必然。要撥亂反正正是要一個過程，要界機會時間他們走回正軌，行業才能健康發展；硬棒打死，對行業不利，演藝界崩潰對社會也沒好處。人性化處事永遠都是利社會和諧穩定。

誰非過客？花為主人

院過日子了。我們風塵僕僕在不同的城市奔波忙碌，而我們的田野，我們的小院，那些陪伴我們成長的花花草草，天米，金姑娘、梨花、杏花、桃紅，兀自在歲月裡綻放凋零，凋零綻放，周而復始，深情真摯。

所以，散落天涯的我們最喜歡懷舊，從前的一草一木輕易就碰到了心底的柔軟處，那是小時候的味道。

有一段時間散步聽《煙花易冷》，每唱到：「容我再等，歷史轉身，等酒香醇，等你彈一曲古箏，雨紛紛，舊故里草木深……」我總會想起草木深深，靜謐得寂寥的院子，曾經的熱鬧，曾經的笑語，甚至任性的爭吵，都讓人那麼懷念。

然而，到底是那句對聯說得透徹：誰非過客？花為主人。光陰面前，我們無能為力，惟有向花草討得幾分靜謐，牽住歲月的腳步，慢一些，從容一些。



■梨花盛放

網上圖片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上周，一篇名為《通勤，正在「殺死」1000萬北京青年》的文章在朋友圈裡刷了屏，一口氣看下來後，小狸真是忍不住要鼓掌三分鐘，終於有人把小狸每次和人聊起北京出行時的槽點都匯總出來了，而且寫得更好更深入。

作為一名常年遊走於京港兩地的人，小狸每次回到大北京，內心都是愛恨交加的。一方面衣、食、住都爽歪歪——暫且不論山寨盜版、食品安全和高企的樓價，只先說感官上的滿足；另一方面，唯獨行字舉步維艱。在北京，敢從南城穿到北城去約會的絕對是真愛。一東一西的兩個人妥妥的算異地戀。在北京，小狸會把活動範圍盡量控制在以家為圓心的2公里半徑內，以徒步能到為主要考量指標。宅，是生活在北京最正確的打開方式。

然而，並不是人人在北京都屬於探親狀態，可以肆無忌憚地宅，更多的人，是需要日日「通勤」的。於是，有了那篇爆文。之所以爆，就是因為切中了大眾的痛癢。

文章說，在北京，人們平均每天上班超過一個半馬（26.4km）；清晨5點和夜晩11點竟然是兩個交通小高峰；北京人的通勤路程和通勤時間都是全國之冠。超長的通勤時間耗光了人們的休息時間，最終更會對身體產生嚴重影響，所以說白了，通勤正在「殺死」1,000萬北京青年。

北京通勤為什麼這麼難？一個因為大，一個因為堵。而毫不客氣地說，兩個原因，都有人禍的成分。而這人禍，就如同下的土豆，一拉一大串，一個接一個，造成了無法收場的惡性循環。

昨日紀

陶然

其實早就碰過頭了，但我向來被動，尤其面對名家。所以雖然知道陸士清，但碰到也沒主動打招呼，人家誤以為我冷傲，其實是自卑，特別是當面對名人的時候。

我知道他很早介入華文文學研究，是內地白先勇研究的先驅，寫過不少研究白先勇作品的文章。在暨南大學召開的第一屆港台文學研討會，他就出席了，和他碰過頭，但我似乎和他沒有什麼交集。但後來跟他漸漸相熟起來，一九八八年，在香港，我和秦嶺雪請他喝午茶。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由香港作家聯會與上海復旦大學聯合主辦的「第一屆香港作家創作研討會」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陸士清是主要操辦人之一。我還記得，當時本來安排我住單人房，後來廣州的許翼心突然來到，沒有房間，陸老師便和我商量，是否讓他和我同住。我當然沒有意見。許翼心愈夜愈精神，來客來聊天的甚多，我印象頗深。

陸老師給我的感覺是非常幹練，除了聽覺

陸老師

不大靈之外，其他比年輕人一點都不差。後來，跟他熟悉了，我曾經到過他當時還在復旦的家居，後來他搬走了。去年我經上海，他曾經帶我逛街晚飯，走過他家門前時，給我了指那幢大樓，但已沒有時間進去去坐一坐了。在上海，晚飯後，他帶我去地腳，看他和那些揚州地腳師談笑風生，就可以知道他是常客啦。

去年四月，秦嶺雪和我應陸老師之邀，去作江南遊。先在上海設宴接待，參觀巴金故居，然後北進揚州，飽覽瘦西湖風光，再上蘇州，是曹惠民的地頭，自然由他作東，到松鶴樓吃大餐去也。我們幾個，以陸老師為主，秦嶺雪、曹惠民和我，在住址「平江府」的後花園的戲台上照了一張相，但見台上紅燈籠兩邊高掛，只是光天化日下，沒有鑼鼓聲，也不見有角色上場，於是我們就客串臨時演員，只為了那一瞬間。

其實，我們還一起逛過滄浪亭，一路上，他一再當先。記得那年在揚州，他們都爬坡去大明寺看「康熙御碑亭」和「乾隆御碑

亭」，獨留下陸士清和我，因為不久前看過，加上天熱，我們便躲在下方的茶室，想要喝茶，結果茶室都收檔了，無茶可喝，幸好廣場上有許多空凳空桌，我們便隨意挑了一張，在那裡天南海北聊天。這時夕陽斜照，灑在身上，暖洋洋的，遠處有幾隻鴿子飛下來啄玉米粒，有人一揚手，灰鴿便振翼高飛。那次，我們聊了好多。

為了給曾敏之先生撰寫評傳，他好多次走訪廣州曾宅，並且住在那裡。後來曾特意跑到香港，也找過我探問一些當年細節。他懂得許多偏方，而且很靈。所以碰到有人不舒服，也就是他提供藥方的時候。那次在南京，去看八大人山舊居，剛下過雨，泥路台阶濕滑，我和曹惠民邊說邊走，一不留神，腳下一滑，竟滑倒，膝蓋擦破，我本來不以為意，但陸老師格外關心，車子駛過一家藥店時，他叫停司機，跑去買了雲南白藥讓我塗上。

單是那份細心，就讓我一直念念不忘。難怪周勵那回在上海，對陸老師讚口不絕。